

樂山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人民日報

主 编：高发成

顾 问：李伏伽

编 辑：张正吉

编 委：邹绍明

责任校对：袁成春

封面设计：杜康龙

汪 岚 万 骏 唐明中

蓝伯中 周文友 贺清泉 郭宗一

乐 山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一辑

编 辑：乐山文史资料编辑部

准 印 证：内部报刊准印证乐山字第04号

印 刷：乐山市市中区城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1年2月28日

邮 编：614000

工 本 费：2.80元

乐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目 录

威震大渡河谷.....	于 东	(1)
智擒胡立命.....	黄厚德 殷 卓 李声扬 龚定海 整 理	(14)
随军马边河剿匪记.....	黄培寅 文 图 刘洪凯	(17)
进出屏山的两次战斗.....	叶 钧	(26)
回忆“武工队”进驻峨边.....	汪兴之	(29)
眉山西山农民协会运动.....	彭泽良	(32)
乐山的几次罢工和反暴斗争.....	杨蜀洲	(43)
忆王慎予同志二、三事.....	喻友峰	(55)
回忆乐山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	张稼禾	(62)
我们是怎样利用《洪民报》进行地下斗争的.....	罗 英	(73)
沐川县师范校筹建中的一段历史.....	胡立恕	(81)
沐川县师范校开办经过.....	李明梁	(84)
邱骏烈士光辉的一生		
.....井研县政协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史组		(90)
邱骏同志任职情况简介.....	汪 岚 整 理	(99)
邱骏烈士遗信		
.....井研县政协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史组		(102)

2037/43

回忆丁佑君同志在盐中区.....	张子良(107)
丁佑君赞歌.....	张子良(122)
关于丁佑君同志的几件珍贵遗物.....	张子良(125)
追忆李桢烈士.....	史公度(128)
平凡的一生 默默奉献的一生	
——两位教师生平事略.....	李伏伽(130)
原国民党空军保险伞厂厂长	
张星煜一生简述.....	彭明先(137)
忆著名画家杜重划.....	彭泽良(140)
冯玉祥在夹江、眉山、彭山等县	
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实录.....	徐雨深(144)
马边建华垦社史略.....	龚定海(165)
刘云深舞台生活六十年.....	陈果卿(172)
邱福新小传.....	陈果卿(177)
京剧演员张鸿良生平.....	陈果卿(186)
乐山戏曲大事年表(初稿).....	陈果卿综合整理(189)
回忆乐山金刚砂的诞生成长.....	<u>杨成垣</u> (210)
乐山最早制造机器的公工	
铁工厂史料纪实.....	杨乘云(219)
洪雅茶叶史话.....	杨廷楷(226)
马边茶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刘允枢(234)

威震大渡河谷

——追歼宋希濂部战斗

于 东

1949年12月11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八军五十二师在进占宜宾中得知，国民党川湘鄂绥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率残部，从宜宾之北向西逃窜，刚过去三天。据情况分析判断，宋希濂率部可能是北上与胡宗南部会合，以实施曾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所制定的“川西大会战”计划，或转向西面逃往西昌。我部立即上报这一意外情况，并迅速遵军部统一部署，立即命令师先遣队一五五团于12日拂晓离开宜宾，沿岷江向上展开跟踪追击。师主力随后跟进。

追 敌

宋希濂在川东损兵折将，当退到宜宾附近时，他所率领的川湘鄂绥署还剩有1万多人的战斗部队，计有：司令部直属部队的警卫团、通讯营、工兵营约2000余人；一二二军丁树中残部约3000人；一二四军顾葆裕残部约1800余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总队、教导总队约3000余人。

宋希濂已意识到了他的危险处境，打消了北上成都与胡宗南

会合的念头。他召集部属开会，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唯一结论是：“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选定的目标：第一步是西昌，第二步是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选定的路线是尽量避免走大市镇，以减弱目标，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沿乐山至西昌公路前进去滇西。

我一五五团经过两天急行军，行程100多公里，经高场后过岷江，于13日下午进至古柏场，获悉宋希濂部昨日刚由此地北去。指战员们一听说敌人就在前面，不顾连日的疲劳，又急起直追，于当天晚上追至20余公里外的泥溪，时已近午夜。

在泥溪，一五五团召开了追歼宋希濂作战中的首次紧急敌情分析会。从地图上，大家清楚地看到，如果一旦宋希濂部走到乐山，上了公路，就会对围歼该部增加很大困难，宋希濂很有可能就会溜掉。据推测，此时的宋希濂部距乐山大约也只需两天行程了，而宋部又距一五五团有一天多的行程。所以，一五五团要赶上宋部，必须在一天之内走完宋部两天甚至是三天的行程。军情十万火急。会议决定全团轻装，分梯队疾进，由团长兼政委阴法唐、副团长石雄率团主力（欠三连），沿岷江东岸向犍为方向急进迂回截击敌人；三连由作战参谋陈元考带领，沿岷江西岸经铁炉场、榨鼓场寻踪尾敌追击；参谋长肖猛、政治处主任李传恩负责殿后和收容因急行军掉队近三分之一的部队。

部队连夜在泥溪进行轻装。追的和逃的都在拼速度、抢时间，如果说宋希濂在自奔向大渡河行动之日起，规定禁止所属部队所有无线电台与国防部及任何电台联系，关闭携行的电台是为了减少目标和麻烦，急于逃命；那么，尾追于后的一五五团团主力，这时却连电台都不要了，干脆扔给后卫，轻装前进。阴团长安慰电台台长说：“明天保证还你台新的”。那个为扔掉电台而痛心的台长，见阴团长也舍弃了乘马，挽起了裤腿，与战士们一

道奔跑在泥水中，也就不好再抱怨什么了，倒由衷地佩服起团长破釜沉舟之决心和敢于胜利的信心来。一五五团团主力未携带电台追击，一方面是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络，孤军直追，但也充分显示了这个团指战员们主动求战的英勇顽强精神和敢打必胜的战斗风格。

一五五团团主力于14日拂晓前离开泥溪，向犍为方向追击过来。指战员们都扔掉了背包，从此，追歼宋希濂部的以后数个日日夜夜，都是和衣露宿；炮兵扔掉了炮盘，遇到敌人肩炮射击。全团一个信念：追上就是胜利！

接 敌

14日下午2时左右，宋希濂率残部到了距犍为县城还有10公里的清溪镇，他急令部下埋锅做饭，准备在此吃顿饭休息一下后再行军。

殊不知，也就在同时，一五五团前卫二营经过一天急行军，宋部两天的路程一天赶到。进至犍为县境，于河口渡过岷江到了原国民党一个废弃的机场，未见敌踪影。营长郑传寿便下令各连生火做午饭，后再向北急袭仅距5公里的犍为县城。米刚下锅，前卫二营前进至1公里外南岸沱的警戒哨传来紧急军情，俘敌一参谋，供称宋希濂现正在以西5公里处的清溪镇。战士们的肚子虽饿，但求战的心情更为急切，营长一声令下，大家便抓起锅中还没有被水泡开的生米，随吞着随向清溪镇冲去。

清溪镇上，宋希濂正端碗吃饭，忽见镇上人群骚动，店铺关门。询问之下，方知几天以来尾追于后的解放军距此仅有两公里了。这个消息，对宋希濂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他扔掉饭碗，站了起来，大叫一声：“来的好快！”随即率部出清溪镇向西南奔去，拟按原定路线，沿大渡河经沙坪、冕宁等地进入西昌。

下午3时40分，我前卫二营抵近清溪镇，遭到了宋希濂部一部分未来得及跑掉的部队和国民党地方保安队的阻击。二营奋力拼杀，经半个多小时战斗，冲进镇内，占领了清溪镇。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临阵表示起义，二营遵团指示，又将刚缴来的枪还给他们。宋希濂的马夫在此被活捉，他供出，宋希濂就在刚逃出的敌群中。宋希濂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此时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离清溪镇仅有二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听到了清溪镇上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心里暗自庆幸。

前卫二营进占清溪镇，已近下午5时，对敌不敢贸然追击，只得等待团主力的到来。两小时后，天色已黑，一五五团一、三营也相继到达了清溪镇。与宋希濂部接火的消息，对我指战员来说，好似注入了兴奋剂，全团干战磨拳擦掌，纷纷请战，立即出征。

当天晚上10时，团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阴法堂同志作了“活捉宋希濂”的政治动员。会议最后决定：一、三营在阴团长率领下，由敌侧后沿马边河作平行追击，并控制沿途制高点；二营在副团长石雄率领下从右翼迂回，直插敌先头，拟在马庙溪附近控制狮子山高地，断敌前去之路，与我一、三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团特务连在连长张君福带领下，坚守清水溪，接应后卫部队和收容部队，并负责管理刚起义的地方保安队和部分俘虏；三连此时还在沿岷江西岸九井一带追击。

这时，一五五团团主力掉队减员十分严重，全团原近2000人，到清溪镇再整编组织继续追击时，仅有800余人了，其中一营还有100余人，按人数才编组了11个班。指战员们毕竟是连续行军作战三天两夜，敌人六天的路程，我三天赶到，到此已是疲劳尤甚。香喷喷的米饭端到指战员们嘴边，饥肠漉漉却为睡神战胜而置之不理，指战员们这时最大的奢望就是顺地躺下合眼睡一觉。

了。团召开的营干会上，二营副营长王运祥竟瞌睡的一头栽倒在地上，鼻子都被摔出了血，却也能继续入睡。

在会议上，阴团长一再强调，要抓住这对败军作战之良机，全团要不顾一切地追击，不顾掉队人员，不留预备队，坚决咬住敌人。下一步，咬得住，就是胜利！

会议结束时已是近15日零时。3时，急促的脚步声如阵阵浪潮，拍打着清溪镇古老的街石，向西方的大渡河岸边追击。

咬 敌

15日7时，天微亮，晨雾弥漫在山间。一五五团一营在阴团长和刘广桐营长率领下，进至清溪镇以西10余公里的吊咀坝。部队刚翻上一个山岗，只见山下大路上密密麻麻摆满了国民党军队，有的正沿马边河行军，有的正在河边挖灶做饭，那稳稳当当的样子，好象认为解放军还在几十里外的清水溪。

这时，阴团长见三营也从左翼山边绕了过来，便令一营猛冲下去，先断敌退路，咬住敌人，三营上来后除留九连控制制高点掩护山下我部，其余兵力也冲下山岗参加战斗。刘营长带一营如猛虎下山，冲进敌群，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

山下敌人哪经得起这突然的袭击，短兵相接不久，大部分便四处逃窜。走在队伍靠前面的宋希濂听见后面枪声大作，知是解放军又追上来了，急促前卫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并命令警卫团二营迅速回身占领制高点，阻滞解放军前卫部队的跟进。这个制高点，正是刚才我一营由此冲下去的那个山岗。本来九连的任务是留在这里控制此高地的，但九连上来后，见山下河谷中一群群敌人在四处逃散，很是热闹，便也冲了下去，捉起了手到擒拿的俘虏。九连这一失误正让欲占此山头的宋希濂部警卫二营钻了空子，宋部警卫二营上山后，又迅速对山下解放军形成了反包围。

九连在山下捉俘虏忙得正欢，不料山头上射下来密集的子
弹，方知刚才的贪小便宜碍了大局，又急忙掉头反攻这个山头。
刚被俘虏的敌人见状，趁乱骚动，有个别俘虏借机逃走。阴团长
急令八连也反身向后加入战斗，配合九连抢回制高点。经过激烈
争夺，八连、九连终又抢占了这个制高点，敌一个营全部被歼
灭，可九连也为这麻痹大意付出了伤亡10多人的代价。

山下敌人见制高点又为我控制，也就老实了起来，他们早已
尝够挨饿受冻的滋味，知拼命也再难逃，便互相依地势成堆成群
地聚集在一起，等候处置。道路两旁，河滩上，到处挤满了国民
党官兵，宋希濂部的绝大多数随军官太太在此都被拦阻。乱哄哄
的人群中却少见我指战员们的人影。一营说是一个营的兵力，此
时实际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加上七连，俘虏群中我军看守人员也
只不过200多人。

刘广桐营长穿梭于俘虏群中，招呼关照着看管几千名俘虏的
连队干部战士。通信员背个电话单机紧跟在刘营长后面，刘营长
指着扔得满地的卡宾枪说道：“把那电话机扔掉，拣起这个，快
去看管那片俘虏。”一连副指导员一个人看管了60多个俘虏，见
刘营长走了过来，大声问着，该怎么办，刘营长边走边大声说
道：“原地不动，等一会送后方改编。”副指导员没等刘营长走
几步，又赶上来说道：“枪支怎么办？”可不，当刘营长回头细
看，才发现俘虏们的手中都还提着枪呢！刘营长可真有点着急
了，哪还有多余的人去收缴枪支呢，可枪总不能让俘虏扛着一并
送后方吧？刘营长望着道旁哗哗作响的马边河水，大声命令道：

“把枪都扔到河里去！”这在当时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俘虏
们一听这话，好象扔掉了枪就减少了多大负担似的，纷纷将武器
抛进了奔流着的马边河水中。

吊吗坝战斗，从打响到结束，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歼灭宋希
濂部警卫团大部及通讯营等，俘敌1860余人，拦截宋部家眷1000

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宋部后卫部队、辎重在此基本被全部打掉。

一五五团担任右翼迂回截击的二营在一营和三营打响之际，已进至吊咄坝以远两三百公里的一个山头，但由于在穿插中顺山梁走上了绝壁，加之山间雾气正浓，一时难以找到前进走下绝壁的道路，眼睁睁地望着宋希濂部正从前面一山脚下通过。二营只得又沿原路退回走下绝壁，这时，一、三营已结束战斗，正打扫战场。二营干部战士都憋了一肚子的气，眼看到手的宋希濂没有捉到，的确是这次战斗中的一件憾事。

拖 敌

宋希濂从二营手下第二次溜掉，这很使这个营的指战员们恼火。他们退下山后，又见别的营打了胜仗，求战心也就更切。由于山阻路障，二营见此次迂回任务是无法实现了，便甩开大步，走在全团最前面，接替一营尾击敌人。

中午时分，二营已过马庙镇，又追过了芭蕉沟，于下午4时左右进至猴子坡东山脚下。猴子坡高近800米，是芭蕉沟和黄丹镇一带最高的山。芭蕉沟有一嘉阳煤矿，位猴子坡之东近两公里处，黄丹位猴子坡之西南，翻山即到。此时的宋希濂正在黄丹，与昨晚到了此地的所属一二四军顾葆裕部及教导总队会合在一起。宋希濂知解放军正尾追而来，便令顾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一部到猴子坡高地布防，掩护宋的警卫团残部撤下来，并决定军政干校学生总队由宋亲自带队随顾部之后行进。

我二营走在最前面的是五连，在猴子坡山腰首先与正奔逃的敌警卫团残部接触，敌教导总队一部也赶来阻击掩护。二营副营长王运祥迅速带领五连发起反冲击，不到半个小时，敌便向后溃去；五连于战乘势追击，冲上了山顶，相机搜索四处奔逃藏匿的

残敌。

王副营长带几个战士，在丛林中发现一个着国民党中将军衔服的大胖子，正向一堆乱石中躲藏。他身边一匹大白马十分惹人显眼。王副营长一看，猜想这肯定是个“大官”。大胖子军官见解放军误把他当作了宋希濂，担心首恶必办，连连摇头解释说他不是宋希濂，那匹大白马倒确实是宋希濂的坐骑，唤作“二号乘马。”他供称自己是川湘鄂绥署中将参谋长。

五连干战在猴子坡搜索俘敌40余人，从敌参谋长口中得知，宋希濂就在山那边的黄丹，王副营长立即命令五连变搜剿为继续追击。在山顶上，举目下瞰山腰中一个颇具规模的场镇正炊烟四起，宋希濂部正在生火做饭，镇中的吆喝声依稀可辨。只需两刻钟，五连干战就可由山顶冲到街心，把宋希濂残部打个措手不及。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了急促的枪炮声。尾随二营在后的阴团长思量着，哪来的枪炮声呢？这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从清水溪方向传来。阴团长担心后路被敌截断，后卫部队被敌反包围。因为一五五团自从宜宾出发后，一直失去了与军、师各级的联系，又无任何消息表明附近是否有兄弟部队，它见到何处有敌人就向何处追，在这大深山中可谓是独立作战。事后，师长吴忠开玩笑地对阴团长说：“那时我还真以为你这个团丢了昵，一个多星期时间，你连一点消息都没有。”看来，阴团长在这时听到枪炮声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几个团领导紧急商定，为防止宋希濂在黄丹设下圈套，二营又因追敌甚猛，过于孤军深入，立即命令二营从猴子坡山顶撤下来，与一营一并向后回撤20公里。当二营接到回撤的命令后，甚感意外，又是眼巴巴地望着山下的宋希濂不能捉到，心中十分想不通。带队刚爬上山顶的四连刘连长索性一屁股坐在山头上，就是不愿撤下去，郑营长心中虽也纳闷，但有命令在，为顾全大

局，硬是拉着刘连长率部从山顶上撤了下来。

一、二营撤下来后，已是黄昏，一部分当夜便宿营芭蕉沟嘉阳煤矿，受到煤矿职员、工人的热情接待。一部分撤至马庙。翌日（16日）上午，各方情况汇集起来，方知昨日下午的激烈枪声来自于本团后卫部队与敌溃兵一部的遭遇战。至此，一五五团团领导和团主力干战懊悔不已，昨日的失算，以致失去了歼敌的又一次有利时机。

一五五团立即出发，当日下午天黑之间，赶到了黄丹，宋希濂率部早于昨日下午离开西去。16日这天，阵阵大雨，使陡峭的山路更加难以夜间行军，一五五团决定在黄丹休息一夜，明日天微亮后继续追击。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团团长不顾连日的疲劳，连夜打听西去的捷路。在一家小饭馆里，一位老年人向团团长说出了一条近路，可比大路少走一半路程，直插大渡河边铜茨镇。人心向背，在这偏僻的小镇上是如此分明，这使指战员们斗志倍增。

17日拂晓，一营作为前卫营，在石副团长率领下，走近路，从一条山梁上下绝壁，直扑铜茨。团首长指示，一定要把敌人拖住，拖住敌人，赢得时间，这是能否在下一步全歼敌人的关键。

在前卫营向铜茨镇急袭的途中，突接一消息，说保驾宋希濂的两个军正向铜茨开来，离铜茨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了。团指示一营，要见机行事。一营以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来到铜茨镇边后，恰好宋希濂部先头部队正开出铜茨街，行进在谷底一条狭窄的小道上。石副团长和刘营长商定道，等一会看看情况再说，如果敌真有两个军马上就到，别说是一营这百十来人，即使全团千把人也难抵挡得住这两个军和宋本部的前后夹击。一营隐蔽在山坡树丛中，静待着敌两个军的通过。

但是，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已是上午10时半，宋希濂残部已从山脚下过完，仍不见后面有敌主力的踪影。一营干战顿悟敌两

个军保驾的消息，是误传，事不容迟疑，打！石副团长和刘营长率队冲下山去，尾敌追击，沿途截击分割。宋希濂听后面枪声又响，知解放军又追了上来，急令教导总队一部拦阻。我前卫一营奋起直追，一直追到约5公里外的凉水井、海船山、杨坝一带，赶上了宋部后卫部队，与敌阻击分队交火，歼敌教导总队一部，俘敌100余人。但是，由于铜茨镇边的失误，宋希濂再次从手边滑掉，这回轮到一营干战大叫“亏的冤枉”了。

一营继续追击，由于山道傍河，一侧又是大山，无法超越作平行追击和截击，只能在这一地段沿大渡河尾敌追杀，尽量拖住敌人。宋希濂部也不敢大胆放心前进，只能随阻击随行军，双方打打停停，边走边打。宋希濂火烧屁股似地在奔命，每派出一支阻击分队，方赢得一点喘息时间，可派出的阻击分队也就再也不复返。宋部人数越来越少，宋希濂原象一个满身盔甲的武士，这时几乎被剥得一丝不挂了。

歼 敌

17日午夜，一五五团追敌至海船山以西20公里以远。天黑路险，部队饥饿异常，二营有两名战士堕崖牺牲。18日黎明前，部队在离五渡溪镇5公里处的山壁石岩间吞食生米充饥，露宿休息，天微亮，又继续向前追击。

18日下午2时，一五五团前卫三营追至老鸦溪镇以西，遭敌顽强火力阻击。

老鸦溪西4公里处便是毛坪镇，毛坪西1公里处便是大渡河，当地人称为大河，而称毛坪与老鸦溪之间的一条大渡河支流为小河，故阻击阵地即是设在背靠毛坪面临小河的一个山头上。这时的宋希濂十分明白，几天来，解放军一直跟着屁股追，而未能赶到前面去，完全是由于受一河夹一山的险恶道路所致，现在

这段险路将走完，解放军一旦渡过大渡河，追击于较平坦地势，那他很快就会被包围成为俘虏。宋希濂决心要拼全部力量在此阻击，掩护其大部过河。

敌以10挺机枪扼守隘路，依急流，傍陡壁，挡住了我前卫三营的前进之路，营长朱兴振迅速指挥部队展开攻击，冲锋号声，喊杀声和激烈的枪炮声响彻在大渡河谷。九连在连长桑世英率领下向河对岸扑去，河滩乱石上溅满了10多名战士的鲜血，九连首先冲过小河，向敌机枪阵地包抄过去。

七连也从正面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渡过了小河，占领了敌阻击阵地一独立院落，俘敌百余人，就地把他们关在房屋内，又向小山头敌纵深机枪阵地冲去。山头上，敌以猛烈火力阻击，宋希濂在毛坪镇上亲自指挥，组织了多梯队的层层火力封锁。我前卫三营攻击进展缓慢。

阴团长这时也赶到了小河边，亲自指挥部队对敌发起了总攻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激烈。由于双方经过近一周的角逐血战，都已精疲力竭，最后完全是在拼毅力了。七连经过数次冲锋，伤亡过半，二排加入战斗时有41人，最后仅剩下了9人。

下午4时，九连从侧翼包抄敌人冲了上来，与七连夹击敌人，抢占了山头，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黄昏时，一五五团团主力赶到，阵地才基本稳固下来，继而又占领了毛坪镇。宋希濂率残部向近20公里的沙坪镇逃去。毛坪战斗结束后，九连列队清点人数，桑连长面前仅剩下了40多人。

一五五团又迅即连夜在毛坪召开敌情分析会，判断宋希濂率残部很可能马上渡过大渡河进至乐（山）西（昌）公路；又据俘虏供称，宋希濂部的公署补给司令罗文山，已率几十辆卡车由成都到了大渡河边的沙坪对面的新场，准备接应宋希濂部乘车南逃。一旦让敌乘车退逃，一五五团几天来的奔波将会失去最后决胜战机。为了万无一失，团决定二营继续尾敌追击，一、三营立

即在毛坪北1公里处的大河坝渡口渡过大渡河，顺公路直插新场，截击敌人。如此部署，宋希濂插翅也难逃了。

二营连夜向沙坪方向追击。19日晨8时，二营进抵沙坪，见大渡河南岸满河谷挤满了宋希濂的部队，正在准备渡河。河水中，两只木船正在来回摆渡。二营郑营长立即下令部队展开，五连、六连及炮排迅速越过沙坪镇插至镇西南，断敌沿河向上的逃路，四连从正面向渡口发起攻击。

正当二营迂回部队插向沙坪镇西时，渡口北岸，背风山两侧的“铁壳嘴”和“火焰山”要隘处枪声骤起，郑营长一愣，心想：莫非团主力一、三营已插至敌前面！便急令四连冲向渡口，与敌激战在一起。顿时，大渡河谷枪炮声震天动地，敌向四处逃窜。

北岸枪声稍平静后，南岸还在激战中，郑营长发现北岸的激烈弹雨突然向南岸泻来，立即命令机枪连进行火力压制。郑营长很是纳闷，北岸部队莫非不是我一、三营，忙令司号员吹号联系，才知对岸部队是我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刚才一阵对战完全是误会。误会消除后，两岸的我军部队立即转入清剿，搜索俘虏。宋希濂在北岸一座小庙内终被活捉。沙坪战斗，两岸部队共俘敌3000多人，其中一五五团二营俘敌2000余人。

一五五团追击战至此胜利结束。八天的追歼战，征程250余公里，打了六仗，最后与兄弟部队一并全歼国民党川湘鄂绥署，活捉司令官宋希濂以下近4000人。

当日上午，阴团长率一、三营进至新场，知一三九团为堵截国民党胡宗南部的退路已先一五五团到达此地，并得知宋希濂已被俘虏。在新场镇中一间瓦房内，宋希濂刚被押解到此，他灰心丧气地坐在椅子上。一三九团徐团长将阴团长介绍给宋希濂说：“十八军的同志看望你来了，一直在你后面追的就是他的部队。”自从被俘一直都很傲慢的宋希濂一听这话，忙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立正向面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指挥员问道：“您是